

什查山谷的晨曦

周华诚

地在雨林中鸣叫起来,仿佛一支庞大的乐团在演奏。

身为护林员的符建灵有一项神奇的本领,就算看不见鸟的模样,光听到它的叫声,也能辨别得出是哪一种鸟。至少七八十种鸟,他光听叫声,闭着眼睛都能说得出来名字。比如海南山鹧鸪,叫声独特,“咕咕咕”“咕咕咕”“鹧鸪”“鹧鸪”。但是你一旦靠近,鸟儿受到惊吓,就听不到它们的叫声了。还有海南孔雀雉,叫声有点奇怪,“咕咕”“咕咕咕”“咕”,不怎么好听,不过,它的外形很漂亮。这两种鸟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

凌晨3点多钟,什查山谷中响起了一连串“啊呼”“啊呼”的声音。符建灵知道,这是黑冠鹏在叫了。黑冠鹏的身体呈深红褐色或是黑色,头顶有一顶黑色“帽子”,姿态优雅。起先,符建灵不知道这是什么鸟,后来他把录下的鸟叫声发给专家辨别,又询问了村里的老人,才确认了这种鸟儿叫黑冠鹏。

之前,符建灵从鹦哥岭分局借到一支录音笔,上山的时候,就把鸟叫声录下来。有时候,为了录下一种鸟儿的叫声,他坐在林子里,藏在草丛中,躲躲是一个多小时。有些鸟儿非常警觉,如果有人经过,它就飞走了。符建灵必须耐住性子,悄无声息地隐藏起来。

海南孔雀雉在晚上6点半开始叫,7点就停了。符建灵去找孔雀雉,隔着两三百米远,朝着叫声方向靠近,走了一段,它的叫声就停了,符建灵只好坐下来,等待它再一次叫起来。当它又开始叫的时候,符建灵就迅速辨别方向,努力再靠近一点。如此反复,最终在隔着三五十米的地方,录下了孔雀雉的叫声。

雨林里生灵众多,它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光是蛙类,符建灵听到过叫声的至少有十几种。每一种蛙类叫起来的声音都有区别。难以想象,个子小小的蛙类,叫声居然那么大,可以响彻山谷。

静夜之中,还能听到松鼠和赤麂的叫声。符建灵听得出至少5种松鼠叫声的不同。赤麂的数量很少,但偶尔也能听到叫声。至于说昆虫的叫声,那就太多了。

二

作为护林员,符建灵的主要工作是森林管护、防火、宣传、协助科研等。他和同伴们一起,每个月有22天上山巡护。有时会背着20多公斤重的装备,一天徒步行走几十公里。

一年之中,大规模清山活动要组织3次,参与人数比较多,一次上山要四三天,其间要翻山越岭、穿越雨

林。小规模清山是三天两晚,每个月都有。清山巡护主要是为了阻止非法侵占林地、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,同时清除非法盗猎动物的绳套、猎夹等。从前有人会偷猎盗猎,不过近些年已经绝迹,可见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已经大大增强了。

热带雨林山高林密、路途湿滑,摩托车是护林员们的主要交通工具。但摩托车一般只能开到山脚,再往丛林中去,得靠脚力。护林员都很擅长爬山。背包里装着的,有帐篷、睡袋、手电筒、定位仪、相机等工作设备,还有食物、锅具等生活用品,以及蛇药、感冒药、止痛药等药物。长年累月在雨林中徒步,符建灵他们都练就了一身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好技能。

雨林中的生物很多,护林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遇危险。山蚂蝗个头非常小,常常攀附在路边的野草上,对于人的气息极为敏感。只要有从旁边走过,它们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攀上衣服,进而贴上皮肤吸血。然而对于护林员来说,遇见山蚂蝗早已是家常便饭,是极其微小的困扰。

林子里毒蛇也很多,最常见的是竹叶青。有一回,符建灵在专注地录鸟叫声,一条竹叶青无声地游过脚边,吓了他一跳。好在,有经验的他没有动。竹叶青没有感觉到威胁,也就悄悄溜走了。

更多的是神出鬼没的胡蜂。有时候胡蜂的杀伤力丝毫不逊于一条蛇。一次,符建灵在山上听鸟叫,遇到黑领噪鹛。这种鸟在雨林中并不少见,但是符建灵没有录过它的叫声,因此举着手机专注地录起音来。结果,一只黑盾胡蜂不期而至,一针蜇到了他的头部。回到驻地帐篷,符建灵的头昏昏沉沉,疼痛难忍,一直躺到下午6点,才终于缓解。这几年,符建灵被胡蜂蜇了3次,另两次蜇到脚踝和胸前。蜇到脚踝那一次,脚肿了一个星期。

因为白天要上班,符建灵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割胶。这些橡胶树,是他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。护林员的工资每年都在涨。妻子在家务农,孩子今年5岁。孩子慢慢大了,要用钱的地方多,还有柴米油盐,因此还要靠种橡胶来贴补家用。

每天晚上8点多钟,符建灵就睡了。凌晨1点多钟起床,去橡胶林干活,一般他会在早上5点多钟割完橡胶,然后把胶水收到桶中。春夏季节,割完要马上去收胶,不然容易在碗里结块,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

这些橡胶树是符建灵亲手种下的。今天割这一批树,明天换另一批树。下雨天不能割胶,也不能上山巡护,这时他才迎来难得的休息时光。

三

天一点点亮起来,晨曦将什查山谷涂上了一层明媚的颜色。许多人一定不知道,唤醒什查山谷的第一声鸟鸣,是由哪一种鸟儿唱出的。但符建灵知道——每天早上5点多钟,第一个叫醒整座山谷的,是黑枕王鹇。

紧接着跟上的,是白腰鹊鸂。白腰鹊鸂的叫声嘹亮婉转,悦耳多变。当它开始歌唱的时候,一个生机勃勃的清晨就拉开了序幕。

每当黑枕王鹇和白腰鹊鸂开始鸣唱,符建灵在橡胶林的工作基本就要结束了。他带着些微的疲惫,在橡胶林的工棚里坐下来,短暂地打个盹,既等待天亮,也等待胶碗中的液体汇聚而成。到6点来钟,他再逐一把胶碗中的液体倒入桶中。一般可以收集到四五桶胶水。这是对他一夜辛勤劳动的回报。

此时此刻,黑枕王鹇叫了一会儿,白腰鹊鸂又叫了一会儿。符建灵知道,接下来,会有一场鸟儿的大合唱演出奉献给他——

整座山的鸟鸣,汇成了一条清晨的溪流。符建灵一点也感觉不到疲惫了。整座山的鸟儿已经醒来,不遗余力地向一位辛勤的护林员奉献着自己精彩的演出。

符建灵不禁为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感到自豪。它是如此丰富,如此富有生机,如此之美。

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,还有全球濒危的灵长类动物——海南长臂猿,作为全球唯一分布地,有30多只。

长臂猿在霸王岭那边。有一次,北京来的专家邀请符建灵一起,在霸王岭合作进行鸟类调查。那天早上7点多钟,他们去寻鸟,无意中听到远处有长臂猿的叫声。远远望去,一棵巨大的黄葛树上果实已成熟,七八只长臂猿正在树梢美美地享用早餐呢。

那一刻,符建灵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。很多人专程去探寻神秘的长臂猿,多年都难得见上一回。而符建灵去了一次,居然就遇到了——这是大自然的恩赐。

符建灵是如此热爱大自然。闻声辨鸟的能力固然令人羡慕,但他觉得,自己不过是向大自然学习而来。最值得骄傲的,难道不是大自然本身吗?那么多的动物,那么多的植物,各有各的独特,各有各的精彩,各有各的价值。所以,护林员这份工作,符建灵是打心眼里热爱。

太阳出来了,什查山谷已然布满透明的晨曦。符建灵骑上摩托车,车两侧绑着沉甸甸的收获。在一整座山谷的鸟叫声中,他行驶在回家的山路上,内心满是欢快。

制图:汪哲平



科尔沁草原上的城市

剑钩

4岁时,我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;54岁时,我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整整50年,我对这座城市已无比熟悉。这座城市就是内蒙古通辽。这座科尔沁草原上的城市,给了我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的最初印记。拉近遥远岁月的镜头,记忆的光圈是墨绿色的,散发着芳草的清香。那蓝天下的西拉木伦河,那河上的老木桥,那郊野没膝的青草,那水畔怒放的萨日朗,那天边云朵般的羊群,那悠扬的马头琴声……犹如油画一般倒映在我的心湖上。虽然已离开这座城市15年,但对它的思念却从未离开过我的心头。

1958年,我随部队转业的父母从辽宁锦州支边到了通辽市。我依稀记得,老通辽除了明仁大街、中心大街、建国路是石板路或沙石路,其它街巷多为土路。车轮卷起的扬尘足以让人看不见对面的人,空气里弥漫着灰尘的气味。

儿时,父亲多次带我走上西拉木伦河上的那座老木桥,抚着栏杆,望河水滚滚,泛着黄色波涛。原野一望无际,万绿丛中点缀着红红的萨日朗、黄黄的忘忧草、蓝蓝的蒲公英……然而,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,河水开始断流,70年代初彻底干涸了。城里的孩子小脚丫踩在松软沙滩上,一溜烟就跑到了对岸满是绿野田畴的乡下。

这座西拉木伦河流过的城市,100多年前,由绿草连天、牧歌缭绕的牧场,变成了阡陌纵横、鸡犬相闻的村落。紧接着,草原上出现了一座小城。

上世纪60年代,人们掰着手指头数,小城里只有三五座两层楼房,最高的建筑当数通辽师范学院(现内蒙古民族大学)的三层灰楼。1978年,学校建起了一幢五层教学楼,我们这些新生一入学就幸运地来到新楼上课,大家都兴奋极了。如今,通辽城里动辄十几层、二十几层的高楼拔地而起,平房早不见了踪影,砖瓦房也成了稀罕物。街头草木葱茏,已被评为“国家卫生城市”,生态环境今非昔比。

生活在北京的这些年,每每走进老胡同,都能勾起我对通辽城老胡同的记忆。我家最初住在北市场东北角的大院,那是一栋L形青砖灰瓦建筑,住着几十户人家。小伙伴们成群地跑出来,走两分钟就钻进了北市场胡同。那时,这里是全城最繁华的步行街,有饭馆、茶馆、说书场、戏院、烟袋铺、玉器铺、点心铺、水果铺、药铺、理发铺……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,是点心铺的招牌和饭馆的幌子,很是惹眼。

前年,我受邀参加一个文学活动,从北京回到久别的通辽。我只身来到原来的北市场寻找记忆,见胡同建了一座很气派的商务中心,楼底还特意留了一处能走进北市场的楼门洞。曾经让儿时的我羡慕不已的饭店,还有热闹的说书场、戏院都不见了,唯有二人转大舞台那块怀旧的大招牌,还能让我回味起儿时的场景。而今这一带仍是通辽最繁华的商业区,商厦、酒店、剧场、超市等星罗棋布。

在城中,路过通辽一中时,我禁不住向里面张望。大学毕业后,我被

分配到通辽一中教书,那时校区是清一色的青砖房。现在远远看着校园,里面已经建起了气派的教学楼群和开阔的体育场。

我和儿时的伙伴专门驱车来到西拉木伦河畔。小伙伴们当年光着脚嬉戏的干涸河滩消失了,河床再次泛起碧波。伴我走过童年的老木桥拆了,新的科尔沁大桥、西辽河大桥、彩虹大桥、哲里木大桥、新世纪大桥犹如城市的五条大动脉,将西拉木伦河的两岸连为一体。我用心贴近通辽,我看到,这座城天蓝了、水清了,满眼是葱茏的绿色和缤纷的花海。

老通辽的西北城郊,以前以河为界,一边是城区,一边是城郊,而今界河已成了城区内河。我倾听着浪花翻卷的声音,记忆的长河似乎也在奔涌。河对岸的村落变成气派的新城。一大片翠绿的芳草地,还有一大片薰衣草花园,像两只彩色的大手紧紧挽住连绵的楼宇商厦,各种形状的建筑物参差错落,矗立在天空之下。连接新老城区的新世纪大桥,双向六车道,充满现代都市气息。漫步在北岸的林荫小道间,我在脑海中寻觅童年的记忆。脚下这片静谧的园林,也许曾是小伙伴们奔跑的荒野。这些都已演化为久远的记忆。

不过,这座洋溢着现代都市气息的城市,并未失去对草原的那份眷恋。在一家民俗餐厅里,我嚼着炒米,吃着奶豆腐,喝着奶茶,啃着烤羊腿,瞬间找到了儿时进牧场蒙古包的感觉。我陡然发现,这座城,草原的风情依旧在,悠长的牧歌仍回旋,它从未远离过草原。看,往正北方80公里是珠日河草原,再向北120公里是扎鲁特山地草原;往正南方90公里是阿古拉草原。而我对于草原、对于这座城的眷恋也从未消失。不管走得有多远,我都不会忘记西拉木伦河的碧波荡漾,不会忘却这片草原,都会忘情地拥抱这绿色故乡……

